



式簿志

世七之世九

ケ 5  
61  
15





武備志卷三十七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唐一

李密驕矜不恤士衆徐世勣嘗譏其短密不擇使出鎮黎陽以疎之洛口倉無防守文券取者隨意委棄衢路米厚數寸羣盜來就食者近百萬口東都降者日以百數淘米洛水兩岸十里粲如白沙密喜謂賈閩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閩甫曰國以民



方



密生平  
驍武項  
羽之後  
一人此  
着知而  
不用天

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襁負而至者以所天在此  
故也而有司不吝屑越如此一旦米盡民散孰與  
成大業哉時隋軍乏食密軍少衣王世克請交易  
密許之東都降者遂少世克簡兵擊密密留王伯  
當守金鵬邴元真守洛口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  
印山以待之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克悉眾而  
至洛下必虛可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  
世克還我且按甲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命破  
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既而諸將欲戰者十七八

密又惑而從之仁基苦爭不得魏徵亦言於長史  
蘇頌曰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多死戰士心怠難  
以應敵且世克乏食志在死戰未若深溝高壘以  
拒之不過旬月世克必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蘇  
頌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密輕世克不設壁壘世克  
夜遣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  
遲明薄密密兵未及成列世克縱擊之世克士卒  
皆江淮驍勇出入如飛戰方酣伏兵乘高馳下密  
衆大潰先是密士卒皆疲倦世克欲乘其弊而擊



乏恐衆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祀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故以惑之衆皆請戰遂破密

秦王世民至高撫薛仁果使宗羅喉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果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命梁實營

於淺水原以誘之羅喉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度其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于原南羅喉并兵擊之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騎陷陣羅喉軍潰世民帥騎追之實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之仁果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太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



高祖益  
浪如此  
何以駕  
馭英雄

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  
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撫虛弱仁  
果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眾皆悅服  
李密之出關也長史張寶德上封事言其必叛唐  
主乃敕密還更受節度密謂賈閏甫曰無故召還  
恐無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兵渡河苟得至黎陽  
大事必成公意如何閏甫苦諫密密大怒揮刃欲  
擊之閏甫奔熊州密遂軌使者入桃林縣驅掠徒  
眾直趣南山乘險而東使入馳告故將伊州刺史

張善相令以兵應接而聲言向洛行軍總管溫彥  
師聞之率眾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其眾夾路而  
伏令之曰俟賊半渡一時俱發或曰聞密欲回洛  
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  
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我自後追之  
山路險隘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得先入谷擒之  
必矣密果南出半渡彥師擊斬之及伯當傳首長  
安

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渡河屯柏壁與宋金剛相



持百姓聞世民來相率歸附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諸將咸請與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虜掠爲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濕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後戰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總管劉弘基諫曰大王逐北深入不巳不愛

身乎且士卒饑疲宜留壁于此俟兵糧畢集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阻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乏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殉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饑追及金剛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陣南北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却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



陳後金剛大敗後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屈突通殷開山言于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留之恐爲後患不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不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趣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賊屈

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自是寵遇日隆薛萬均爲幽州羅藝將會竇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范陽萬均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門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背城爲陣以誘之觀賊之勢必渡水交兵萬均請精兵伏於城側待其半渡擊之從其言建德果引兵渡水因邀擊大破之王玄應自虎牢運糧入洛陽世民遣李君羨邀擊大破之玄應僅以身免世民奏請進圍東都唐主



漢高祖  
入關中  
宋藝祖  
平西蜀  
與此為  
三千古  
合轍

日今取洛陽正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  
器械可悉收之子女玉帛分賜將士世民移軍青  
城壁壘未立王世充帥眾二萬臨穀水以拒之諸  
將皆懼世民曰賊勢窘矣悉眾而出徵倖一戰今  
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騎五千度  
水擊之兵交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  
眾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  
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遂圍之城中守禦甚  
嚴世民四面攻之旬餘不能克將士皆疲敝思歸

太宗一  
生只是  
防人振  
已衰之  
勢

總管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東方諸州已望風款  
服惟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乃  
下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斬眾乃不敢復言唐主  
亦密勅世民使還世民遣封德彝言于唐主曰世  
充號令所行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若旋  
師賊勢復振後必難圖唐主從之世民又遣王君  
廓夜襲虎牢拔之  
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民食草  
木泥餅死者相倚于道竇建德悉發孟海公徐圓



朝之衆西救洛陽陷管州榮陽陽翟等縣水陸並  
進兵十餘萬軍於成臯之東原遣使與王世充相  
聞先是建德遺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  
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  
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  
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  
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府庫充實所將皆江淮  
精銳但乏糧食故爲我持建德自將遠來亦當挫  
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

諸子敘  
身無一  
奇策只  
是精勞  
耳

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  
溝高壘勿與戰太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以逸待  
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克自下不過旬兩王  
就縛矣世民善之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欲退守  
新安以乘其敝世民曰建德新克海公將驕卒情  
吾扼其咽喉取之甚易若其不戰旬月之間世充  
潰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  
賊併力其勢必強何敝之乘吾計決矣中分麾下  
使通等副齊王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二千五百人

武備志卷二十七 略考 唐一



東趣武牢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趣鞏而去世  
充莫測竟不敢出世民入武牢將驍騎五百出規  
建德營緣道分留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  
伏於道旁纔餘四騎備進去建德營二里所建德  
遊兵遇之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  
一將建德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世民按轡徐行  
追騎將至則射之止而復來如是再三世民遂巡  
稍却以誘之既入伏世勣等奮擊大破之建德迫  
于武牢累月不得進戰數不利將士思歸世民又

此孫子  
舊策惜  
建德不  
用耳太  
宗將何  
以應之

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凌敬言於建德  
曰太王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  
遂建旗鼓踰太行入上黨狗汾晉趨溥津蹈無入  
之境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懼而鄭圍自解矣建德  
將從之而世充遣使告急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  
將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建德乃謝敬敬  
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曰祭酒之言不  
可違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謀告曰建德伺  
唐牧馬于河北將襲武牢矣五月世民北濟河南

戰略考 唐一



太宗生平乃常用此法

臨廣武而還故留馬千餘四牧于河濱以疑之建德果悉衆出牛口置陣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驚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矣建德列陳自辰至卒士卒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二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建德陳動世民曰可擊矣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直薄其陳

驂人

建德方朝羣臣召騎兵使拒唐兵阻朝者不得過建德揮朝者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於是大戰世民率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等卷旆而入出於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見之大潰建德中梨墜馬車騎將軍楊武威擒之世民讓之曰我討世克何預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使還鄉里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克世克議突圍南走襄陽諸將曰吾所恃者夏王今已為擒雖出終必

其言亦韻



無成世充乃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

世民率衆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世民登玉壁城觀賊顧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何如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以力爭令衆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世民曰汝意見曠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休一戰賊

之

唐發巴蜀兵以孝恭李靖統之自夔州東擊蕭銑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乘江漲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乃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銑果不爲備孝恭等拔其荆門宜都二鎮屢破其兵進至夷陵入北江銑以罷兵營農宿衛纔數千人聞唐兵至倉卒徵兵未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靖曰彼救敗之師象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丁時



彼必分兵歸守兵分勢弱乘其懈擊之蔑不勝矣  
若急之則併力死戰楚兵驟銳未易當也孝恭不  
從出戰果敗銳眾委舟收掠軍資靖見其眾亂縱  
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  
艦靖使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  
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銳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  
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  
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泝  
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

因敗為勝

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援兵見之果疑不進  
遂圍江陵銳內外阻絕問策于岑文本文本勸銳  
降南方州縣望風款附

吐谷渾寇洮岷二州遣柴紹救之為其所圍虜乘  
高射之矢下如雨紹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  
虜怪之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精騎出虜陳  
後擊之虜眾大潰

杜伏威入朝留輔公祐守丹陽公祐詐稱伏威貽  
書令其起兵尋稱帝于丹陽國號宋詔孝恭李靖



直指巢穴古每以取勝衛公獨

等討之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  
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祐授首之  
徵也飲而盡之眾皆悅服先是公祐遣其將馮慧  
亮等將舟師陳正通等將步騎以拒官軍孝恭與  
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渡淮次  
碭石慧亮等堅壁不戰皆曰慧亮擁強兵據水陸  
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抵丹陽掩其巢穴靖  
曰今此諸柵尚不能拔公祐保據石頭兵亦不少  
豈易取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慧亮等躡吾後腹

反之而破敵故曰在察乎時

背受敵此危道也慧亮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  
不欲戰正以公祐立計使之持重以老我師耳今  
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  
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  
賊出兵追之遇大軍與戰大敗乘勝逐北兩成皆  
潰公祐棄城走執送丹陽梟首江南皆平  
劉黑闥據洛州世民統兵進討阻洛水列營以逼  
之分遣奇兵斷其糧道黑闥又數挑戰世民堅壁  
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世民度其必來決



戰預壅洛水上流謂守堤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渡而決堰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洛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眾大敗水又大至黑闥眾不得渡斬首萬餘級俱高祖

突厥頡利二可汗合兵十萬餘騎寇涇州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又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一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帝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無算今汝可汗自負盟約於我無愧汝雖我狄亦有人心何得

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乃囚之帝乃自與高士廉房玄齡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旗蔽野頡利見思力不返而帝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帝麾諸軍使却而布陣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出叩馬固諫帝曰吾嘗之已熟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慮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耀



軍容示之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請退蕭瑀曰突厥未和之時諸軍爭欲戰陛下不許而虜自退其策安在帝曰突厥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昨其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幽州以待之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然我卽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虜戰

看得到  
底所以  
敢如此  
禦之

所損甚多結怨既深彼或懼而修備則吾未可得志也故卷甲韜戈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志必驕惰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姑予之此之謂也瑒謝不及頡利獻馬二千匹羊萬口上不愛詔歸所掠中國戶口



武備志卷三十七

武備志卷三十八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唐二

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夜襲定襄破之頡利不意靖猝至大驚乃徙牙於磧口靖復遣謀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李世勣出雲中戰于白道亦大破之頡利既敗竄于鐵山衆尚十餘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



六史公以食功二字抹殺淮陰爲國深心得此一言方始明白田氏善

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  
頡利外爲甲薺內實猶豫謀走積北靖引兵與世  
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積北  
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襲之  
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者在彼奈何  
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  
勒兵夜發世勣繼之頡利見儉來大喜靖前鋒去  
牙帳七里頡利始知之乘千里馬先走其衆遂潰  
唐儉脫身得歸靖勣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

反覆豈在頡利下耶

以聞

薛延陀真珠可汗聞上將東封曰天子封泰山邊  
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  
度設發諸部兵合二十萬擊突厥思摩不能禦帥  
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詔遣世勣等分道  
擊之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強盛踰漳  
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見利不能速進不利不  
能速退吾已敕思摩燒薊秋草彼糧糗日盡野無  
所獲卿等俟其將退與思摩一時奮擊破之必矣

武備志卷三十一 戰略考 唐二



先是延陀擊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等皆以步戰而勝及其將來寇也先講武於國中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卽援馬以追奔失於應接罪至於死沒其家以賞戰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兵先合輒退延陀乘勝而逐之勦兵拒擊而延陀弓矢俱發傷我戰馬李勣乃令去馬步戰率長稍數百爲隊齊奮以衝之其衆潰散副總管薛萬徹率數千騎收其執馬者其衆失馬莫知所從因擊之乃大敗

李世勣伐高麗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而潛師北趨甬道出高麗不意自通定濟遼水至玄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車駕至安市城攻之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帥兵十五萬救安市上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爲壘據險食粟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濘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



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才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上猶恐其不至命阿史那社爾將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僞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陳長四十里上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觀望形勢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

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衆可不戰而降矣上不應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二千自山北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延壽等見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陣已亂薛仁貴大呼陷陳所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上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安市城險而兵精建



以八宗  
之兵紅  
道前失  
道兵之

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建安下則  
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  
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  
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上從之世  
勛遂攻安市不下上怒世勛請克城之日男子皆  
坑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高延壽高惠  
真共請曰烏骨城主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  
至夕克其餘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  
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請召張亮拔烏骨

策後失  
延壽等  
之策高  
麗之幸  
也

渡鴨綠水直取平壤上將從之長孫無忌以為天  
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若向烏骨則建  
安新城之虜必躡吾後不知先取安市建安然後  
進乃止江夏王道宗督衆築上山以逼其城城中  
亦增城以拒之士卒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  
其樓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晝夜不息凡六  
旬用工五十萬山頽壓城城崩會守城傅伏愛私  
離所部高麗自缺城出戰遂奪土山塹而守之上  
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二日不能克上以遼



李靖知此言不用故聊使道宗點破

左早寒草枯木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救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以勵事君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眾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道宗具陳在駐蹕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愾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俱太宗

百濟為寇命劉仁軌劉仁願孫仁師討之百濟王豐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師與仁願仁軌合兵勢

千古名言

大振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士卒緩之則曠日持久周留城虜之巢穴羣凶所聚除惡務本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法敏將陸軍以進仁軌與別將杜爽扶餘隆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入白江以會陸軍同趣周留城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濟王豐脫身奔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帥眾降百濟盡平唯別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下



初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長也尺餘驍勇有謀略  
仕百濟爲達率兼郡將猶中國刺史也蘇定方克  
百濟常之帥所部隨衆降定方繫其王及太子縱  
兵劫掠壯者多死常之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  
部收集亡散保任在山結柵以自固旬月間歸附  
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戰唐兵不利  
常之復取二百餘城定方不能克而還常之與別  
部將沙吒相如各據險以應福信百濟既敗皆帥  
其衆降劉仁軌使常之相如自將其衆取任存城

正在眼  
光耳

仍以糧仗助之孫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仁  
軌曰吾觀一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但鄉者所  
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也  
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攻拔任存城運受信葉妻  
子奔高麗詔劉仁軌將兵鎮百濟召孫仁師劉仁  
願還百濟兵火之餘比屋彫殘僮尸滿野仁軌始  
命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塗修橋梁  
補隄堰復陂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稷  
頒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

少不得



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匄與吐蕃連和寢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今波斯王卒其子質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乃命行儉冊立波斯王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為副過西州揚言須稍涼西上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召四鎮酋長謂曰昔在此州縱獵甚樂今欲書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為畋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

節節因人即班超遺策也

落千餘里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支計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簡其精騎進掩遮匄遮匄亦降於是囚都支遮匄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二十餘萬以討突厥行儉至朔州謂其下曰撫士貴誠制敵尚詐乃為糧車三百乘每軍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為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



行儉一  
言高干  
千古沾  
沾自表  
之人亦  
高于干  
古假託  
鬼神之  
人

邀殺獲殆盡，目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不可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突厥阿史德溫傳反，與阿史那伏念合詔，裴行儉總諸軍討之。行儉乃縱反間，使相猜貳。伏念恐懼，密送降款，仍請自効。行儉不泄其事，而密表以聞。數日有煙塵漲天而至，斥堠惶惑，來白行儉召。

勤王非  
自為也  
定霸基  
三字便  
失本意

軍謂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然受降如受敵，但須嚴備，更遣單使仍前勞之。少間伏念果率其屬縛溫傳詣軍門，請罪盡平。突厥餘黨俱高宗李敬業起兵，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為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為固，不如先取常潤為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



事皆蒸麥爲糧俾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  
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寡人遠近聞之其  
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思溫謂杜求仁  
曰兵勢合則強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  
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敬業遂行取潤州聞  
李孝逸將至回軍拒之屯下呵溪使敬猷逼淮陰  
韋超屯都梁山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監軍御史  
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  
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

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元忠請先擊敬猷諸  
將曰不知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  
若擊敬猷敬業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  
賊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決敬猷不習軍  
事其衆單弱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我克敬猷乘勝  
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孝逸從之引兵擊  
敬猷敬猷走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元忠言於孝逸  
曰風腹荻乾此火攻之利敬業置陳既久士卒多  
疲倦聽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



婦人不  
以御史  
監軍後  
奇乃以  
中官監  
軍魏哉

輕騎走將入海孝逸乃追斬之

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  
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闡外之事悉以委之此  
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  
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郭元振在涼州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彊盛  
欵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  
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  
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其子

妙

更妙

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副使解琬知  
其謀勸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  
懼且深在寇廷遁將安適乃安卧帳中明日親入  
虜帳哭之甚哀行吊贈之禮娑葛乃感其義復與  
元振通和俱則天

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時默啜悉眾西擊突騎  
施總管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  
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旬而成以  
佛雲祠為中城距東西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



絕塞二  
援故常  
如是

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墩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城不置壅門守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志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為總管始築壅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

吐蕃復寇渭源薛訥王琬帥兵禦之吐蕃十萬屯大來谷琬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應之虜以為

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虜大潰俱中宗

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幹裁立吐蕃猝至守珪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吐蕃大將悉諾邏威名甚盛縱反間於其國云與中國通謀贊普誅之由是少衰高仙芝為安西副都護小勃律國王為吐蕃所招妻公主西北二十餘國皆為吐蕃所制貢獻不通累討不捷玄宗敕仙芝以馬步萬人為行營節度



此一難事

使往討之時步軍皆有馬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撥  
換城又二十日至播密川又二十餘日至特勒滿  
川即五識匿國也仙芝乃為三軍使疎勒守提趙  
崇玘統二千騎趨吐蕃連雲堡直北谷入使撥換  
守提使賈崇自赤佛堂入路仙芝與中使邊令誠  
自播密國入約七月十三日辰時會于吐蕃連雲  
堡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為柵有兵  
八九千人城下有娑勒川水漲不可渡仙芝以三  
牲祭河命諸將選兵馬人齋三日乾糧畢集河次

水既難渡將士皆以為狂既至人不濕旗馬不濕  
鞮已濟而成列矣仙芝喜曰苟吾能渡賊來吾屬  
敗矣今既濟成列是天以此賊賜我也遂登山排  
擊從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殺五千人生擒千  
人餘並散走得馬千餘匹軍資器械不可勝數仙  
芝留令誠等以羸病尪弱三千餘人守其城仙芝  
遂進三日至坦駒嶺直下峭峻四十餘里仙芝料  
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即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  
乃先領二十餘騎詐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嶺來迎



既至坦駒嶺兵士果不肯下大使將我欲何處去  
言未畢其仙芝使二十人來迎云胡弩越城胡並  
好心奉迎婆夷河藤橋已斫訖仙芝佯喜以號令  
兵士盡下娑夷河即古之弱水也不勝草芥毛髮  
下嶺三日城胡果來迎明日胡弩越迎當令將軍  
韋元慶以一千騎先謂勒律王曰不取汝城亦不  
斫汝橋但借汝路過向大勃律不城中有首領五  
六人皆赤心爲吐蕃仙芝先約元慶云軍到首領  
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勅命賜縑物首領曰

齊縛之以待我元慶既至一如仙芝所教傳諸首  
領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爲  
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慶斫藤橋去勒律猶六十  
里及暮纔斫了吐蕃兵馬至已無及矣藤橋闊一  
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勒律先爲吐蕃所詐借路遂  
成此橋至是仙芝徐自招諭勒律及公主出降并  
平其國

王君媿爲隴右節度使吐蕃大將悉諾邏率衆入  
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君媿以其



燒草在  
可制虜  
馬

兵疲遂整士馬以掩其後君媿先令人潛入賊境  
於歸路燒草悉諾邏還至大非川將息甲牧馬而  
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媿襲其後至青海時海水  
乘合君媿率軍士乘而渡悉諾邏已渡大非川輜  
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側君媿縱兵盡俘獲之  
祿山之至藁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  
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  
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奏將數千人守井  
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

為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  
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  
召李欽奏使帥眾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眾  
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  
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  
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署齊彼則  
成擒矣今且宣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  
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  
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



獻誠果道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全二十餘萬

河東節度使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常山團練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召思義問計且曰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太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為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

圖矣思明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四隊使其矢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退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至九門南逢壁光弼遣步騎各一千匿旗鼓並水潛行遇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張巡至真源哭于玄元皇帝廟遂起兵西至雍丘



乎必先以戰所  
以外却敵勢內  
固人心

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  
雍丘賁出戰死張巡兼領賁衆潮復與戰將李懷  
仙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巡曰賊兵精銳有  
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  
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  
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  
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  
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糒  
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

軍聲大振

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  
首倡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  
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贖北軍  
今有布三百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  
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士戶  
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  
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一郡爲  
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



真卿遣兵後問

新集未練何暇及隣然子之請兵欲何為乎葛曰  
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  
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  
為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眾以為葛年少輕慮必  
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葛就館復為書說真卿  
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  
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  
將為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請  
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

愈妙

亦見其  
亦與局

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葛曰聞朝廷遣程千  
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  
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  
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  
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  
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  
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  
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參軍李  
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

料到底



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  
軍聲大振

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  
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至恒  
陽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  
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曰賊倦  
矣可以出戰戰于嘉山大破之

哥舒翰禦祿山會者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  
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

此時勢已感變  
將生而反以自潰  
惜哉  
不待師集而舉  
事古人未有不  
敗者

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  
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  
在堅守况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  
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  
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  
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蔽之不  
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  
逗遛將失機會上以為然續遣中使趣之頂皆相  
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西



出師固  
非翰意  
臨陣測  
敵翰亦  
何闇也

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  
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寵忠等將餘兵十萬  
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  
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蹶  
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兵既交賊偃旗如  
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  
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羶車駕馬  
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羶車  
數十乘塞羶車之前縱火焚之烟焰所被官軍不

能開自安自相殺謂賊烟中聚弓弩射之日暮矢  
盡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  
令狐潮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  
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  
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  
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  
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太將六人白巡以  
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知降賊巡陽許諾  
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

武備志卷三十八 戰略考



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  
 縛橐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  
 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入賊笑不設備乃以死  
 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  
 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  
 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不動潮疑其本人使  
 謀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  
 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安  
 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

乃夜遁自是數擊破賊軍分別其衆凡胡兵悉斬  
 之脇從者皆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  
 戶 俱玄宗



武備志卷三十八

武備志卷三十九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唐三

上問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  
 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  
 邪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唯高尚等數人  
 自餘皆脇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  
 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

胡海曰  
來如此



與莊陰  
武和數  
語其輝  
千古

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  
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  
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  
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救  
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  
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  
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  
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  
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

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窠穴賊退則無所歸  
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  
赴朔方餘衆不滿萬人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  
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先自  
困也乃帥士民於城外鑿濠以自固作壘數十萬  
衆莫知所用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月  
餘不下思明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  
則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



第一看

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光弼募軍中  
 有少技皆取之其人盡其用得錢工三善穿地道賊  
 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  
 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  
 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光弼遣人詐為約降  
 而穿地道周賊營中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  
 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眾  
 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  
 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復出

礮之用  
 與鏡不  
 同不可  
 因鏡而  
 廢礮

妙在註  
 降方整  
 甚

擊之斬首七萬希德遁去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  
 淮唐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  
 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眾並  
 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大眾已集當乘兵鋒擣其  
 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  
 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  
 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  
 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歸巢穴關東北熱官軍必困



而思歸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  
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窠穴則賊無所  
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  
矣

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  
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  
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  
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  
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

一言勝  
千千金

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  
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徹備既明巡乃寢  
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休息巡與南  
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  
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  
子奇而不識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  
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  
乃走

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於

應變不  
窮



識大體  
何是  
大略

南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籍上遣宦官曹日昇  
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  
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  
萬死以致帝命何為阻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  
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皆往賊不敢  
逼城中大喜

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米  
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饋救不至士卒消耗  
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圍遂為賊所圍張巡乃

巡至此  
時方守  
城至而  
如門

勝  
伊

脩守具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  
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二穴候梯將  
至一穴中出木末置鐵鈎鈎之使不得退一穴  
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  
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鈎車鈎城上柵閣巡以木  
末置連鑊大銀拔其鈎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  
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  
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  
焚之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

武備志卷三十九戰略考

唐三

五



難

遂於城外穿一重壕立木棚以守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將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不遺矣乃肉袒執弓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覘者知之僕固懷恩引

懷恩不徒勇實能制敵

回紇就擊盡殺之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鬻擊不止僕固懷恩謂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三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恩曰賊尚神速何明日也俶固止之遲明謀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已遁矣大軍入西京張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



此是根  
本不然

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脩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眾共

雖有智  
誰與為  
守

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  
史思明自稱大聖燕王周摯為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持久則鄴城拔慶緒死而彼無辭以用其眾矣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

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壅漳水灌之慶緒堅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淘馬屎以食而官無統御



思明亦狡賊亦以離分今不一故得乘之耳

進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趣新  
選精騎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晝備  
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又多遣壯士竊官軍裝  
號督趣運者殺戮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  
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  
乏食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  
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  
魯炆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太  
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

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李光弼王思禮整軍而歸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海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諸  
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  
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  
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  
整眾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  
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  
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  
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



非大將  
才不能

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  
曰守之則汜水嶠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為兵馬判  
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  
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  
部曲堅壁賊不敢逼夜至河陽有兵一萬糧纔支  
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  
洛陽戒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騎將劉龍僊  
挑戰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  
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裨將白孝德請樅

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因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  
為後繼而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  
之孝德挾一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質曰克  
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  
之龍僊易之慢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揮矛躍馬  
擐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僊走堤上孝德追  
及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  
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  
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



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  
巨木承其根檀裹鐵義置其首以迎火船而義之  
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絕光  
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多還河陽留  
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  
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  
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  
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  
不得則勿返日越將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

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  
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  
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一將何易  
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  
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  
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光弼  
謂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  
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可也抱玉  
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給之曰吾糧盡明日



當降賊歛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  
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時光弼屯中潭城置柵柵  
外穿塹賊將周摯攻之光弼命鎮西行營節度使  
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賊填塹入道  
開山爲門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  
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  
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填塹何爲禁之光弼曰善  
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奮擊  
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入登城望曰賊兵

亦奇才也

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  
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  
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  
惟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風旗緩  
任爾擇利吾急颯旗三至地則萬衆齊死死生以  
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韉中曰戰危事吾國之  
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到不  
論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  
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小



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戰其  
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及  
擊遁去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  
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之上勅李光弼  
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中使相繼  
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  
陳於印山光弼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  
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

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

未定薄之官軍大敗

俱肅宗

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郭子儀曰  
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爲怯而  
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  
戰者斬旣而夜出陳於乾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爲  
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

李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荒亂之餘土  
瘠民困無以贍軍乃藉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



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此  
二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  
山東步兵為諸道最

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  
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已半長不相睦  
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  
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  
眾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延  
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

此亦慰  
歸耳實  
算得萬  
分無文

子儀曰此適足為害耳郭晞叩馬諫曰太人國之  
元帥奈何以身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  
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乏言或辛而見從則四海  
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  
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  
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  
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  
前執藥葛羅手護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報  
汝亦不薄奈何葛羅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



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  
吾挺身來聽汝殺我將士必死與汝鬪藥葛羅曰  
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  
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  
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  
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  
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於此不  
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  
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勿

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  
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  
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酬地曰太唐天子萬  
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  
自損陳前家族滅絕孟至藥葛羅亦酬地曰如今  
公誓於是諸酋長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  
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遂與定約而還吐蕃  
聞之夜遁詔罷親征京城解嚴  
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其將李晟將兵五千擊吐



蕃晨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于  
人兼行出太原關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而還  
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

初四鎮北庭兵久羈旅數遷徙勞敝怨誹兵馬使  
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  
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  
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  
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  
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

要守童之白請救災不許及自捕童之及其黨八  
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從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涇  
田承嗣知咸陽為李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  
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密令瘞寶  
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  
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  
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而從  
公取范陽以自効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  
通謀寶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盡



像觀之泊與之寶臣置於射堂命諸將共觀之曰  
真神人也遂選精騎二千夜襲其軍戒曰取貌如  
射堂者泊不虞有變戰敗走免承嗣聞之引軍南  
還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識文吾  
戲爲之耳寶臣慙怒而退

吐蕃與諸雜羌戎寇陷西山拓靜等州詔嚴武收  
復武遣崔旰統兵西山旰善撫士卒皆願致死命  
始次賊城周圍皆石礮攻具無所設唯東南隅環  
丈之地壤土可穴謀知之以告旰晝夜穿地道以

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數百里下城寨數四  
蕃衆相語曰崔旰神兵也將更前進以糧盡還武  
大悅裝七寶輦迎旰入成都以誇士衆

俱代宗







